

#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信丰的围城与守城

## ——以吴秉衡《信丰守城记事略》为中心的讨论

杨品优

**摘要：**自咸丰六年至同治三年，信丰县城及县境经受了与太平军的多次战争，县城几番被围，最长的一次达二百二十余日。由于南赣官府、周边州县以及湘军的支援，另外署理知县吴秉衡的坚守，信丰县城得以保完。署理信丰知县吴秉衡的《信丰守城记事略》记载了太平军、匪寇围城的经过，该文献为认识咸同时期江西地方史的重要史料，至今尚未得到学界的分析与解读。文章以《信丰守城记事略》等史料为主，讨论了太平军、匪寇的攻城策略、官府的应对措施以及信丰城乡战时的社会秩序等问题。

**关键词：**江西信丰；太平军；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乡绅；联丁

信丰为赣州府南部属县，毗连粤、闽，为赣、粤、闽三地交通要道，历史上信丰也成为闽、粤、赣三边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进士工部主事鲁宗頔认为“信丰为赣郡上游邑，与闽、粤毗连，禾稼如云，仓箱充裕，用武者所必争。”<sup>①</sup>当太平军战火在桂、粤燃起时，信丰成为闽粤土寇和太平军北上、南下的重要通道。清代的信丰县城很小，为桃江、竹桥河所环抱，两河在此交汇，成为贡江支流，流向赣州，信丰县城东、北、南三面环水（清代信丰县城及周边形势图见文尾）。

吴秉衡自咸丰四年（1854）冬至咸丰八年（1857）六月为信丰县署理知县，他留下的《信丰守城纪事略》<sup>②</sup>记载了咸丰六年八月至咸丰八年六月太平军攻打信丰城的经过，尤其是咸丰六年八月至咸丰七年三月粤东土匪翟火牯围城二百二十多天的战事，还记载了吴后升任饶州知府时在赣北对太平军的因应与对策。《信丰守城纪事略》抄本除吴秉衡所记军事外，还有晚清官员耆龄、沈葆楨、杜棻的序文、奏折，吴秉衡门人的跋，瘦梅宣鼎的诗文，张曾勤的诔文等，该文献为研究太平军在江西尤其是赣南信丰的重要史料。《信丰守城纪事略》长期以来未得到史家的分析与解读，研究太平军在江西活动的前辈学者杜德凤教授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编成《太平军在江西史料》<sup>③</sup>，该书的“个人著述”部分为江西地方官、士绅的有关日记和诗文，《信丰守城记事略》未见收录；该书末“太平军在江西大事记”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江西各府、州、县的活动，由于杜教授或未参看《信丰守城纪事略》，故太平军在赣南尤其是信丰的活动则付诸阙如。

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学界在上个世纪就有了丰硕成果，各地也整理出了太平军的事迹与经过，至今太平天国的研究领域似已无空白。鉴于《信丰守城记事略》这一文献及上述原因，笔者拟以它以及地方志、族谱等资料为基础，尝试重建太平军在赣南尤其是信丰的历史事实，归纳太平军与南赣官府军事斗争的诸问题，就太平军在江西信丰的军事活动与其它地方作对

<sup>①</sup>（清）鲁宗頔：《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②</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记事略》，光绪十一年高邮何怙堂本抄本，该抄本扉页题“咸丰吴钧甫太守信丰守城记事”，笔者所见，江西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皆有藏本。下文凡引自该文献处，略去版本、馆藏等信息。

<sup>③</sup>杜德凤：《太平军在江西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该史料汇编由两部分组成，即“江西地方志”和“个人著述”，书最后为作者做的编年“太平军在江西大事记”，全书共607页。

比，以深化太平天国运动、江西地方史的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一、太平军、土匪和流寇围攻信丰城的形势及几个阶段

太平军兴之时，也是晚清地方动乱频发、社会极不稳定之时，除太平军等大股军事力量外，小股的地方土匪也乘机滋事，在信丰也如此，如信丰士绅举人熊丙曦曾提到：

惟我师吴钧甫太守甲寅（咸丰四年——引者按，下同）岁甫下车，龙南土匪蠢动，明年南康之潭口土匪蜂起，又明年吉州被陷，四野烽烟，群丑蚁聚，窥我邑城。<sup>①</sup>

太平军进入信丰时，各路土匪四起，署理信丰知县吴秉衡也曾提到匪乱四起的情形：

丙辰（咸丰六年）春，吉安、临江相继失陷，赣南被围，土匪乘机蠢动。夏五月，南康之匪延及信丰之东冈、长冈、岷岭，赣县之贼窜入小坑、龙虎口（距信丰城十里——吴文双行小字，下同），要隘可守、僻径宜防者共十七处之多。

……

粤匪翟火牯（系著名渠魁）啸聚作乱，由定南八十冈而至内江，潭口（潭口乃南康地方）贼首何名标由王母渡而至星村，韩坊（韩坊系赣县所辖）匪魁罗阿天由小坑而至新牛仔。<sup>②</sup>

翟火牯为粤东惠州人，如文献记载：

翟火牯，惠州归善人，少时便蓄逆谋，假托神怪，耸动愚民，及壮，散财结客，雄视乡邦。（咸丰——引者按）三年，乘广西盗炽，遂聚众数万攻陷博罗县，复联广州群盗，劫夺佛山镇。<sup>③</sup>

太平军进入赣南以前，正是如翟火牯的流寇、土匪乘势扰乱了整个地方的社会秩序。

太平军战争时期，太平军以及土匪、流寇围攻信丰城的经过，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受太平军起义形势的影响，咸丰六年八月粤东土寇翟火牯带领数万人围城，到咸丰七年三月方撤走，此次围城二百二十余日，署理知县吴秉衡在任。

第二阶段：咸丰八年十一月六日，石达开余部从福建汀州进入江西，由邻县安远进入信丰，在城外围城几圈，在湘军萧启江湘果营的帮助下，咸丰九年二月太平军撤走，围城四月。此阶段信丰知县为钱垣。

第三阶段：同治三年八月，太平军康王汪海洋带领幼主洪福瑱，经由抚州、建昌府，从雩都进入信丰，知县陈纪麟与其在水东决战，数月后，太平军败走广东嘉应州。

在这三个阶段中，最激烈的战争主要在第一、二阶段，如鲁宗頌在为信丰昭宗祠所作记中所说：

<sup>①</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熊丙曦跋。

<sup>②</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sup>③</sup> 同治《定南厅志》，卷六，兵寇。

信丰处赣郡上游，路通闽粤，为粤逆往来之地，驰驱戎马，烽火连天，自咸丰丙辰以迄庚申凡五年，贼无岁不至，城下兵民与贼大小数百战。<sup>①</sup>

## 二、太平军、土匪和流寇的攻城方略与步骤

### 1、围城

在县城的外围筑起一道道工事，堵住四方赶来的救援力量，然后集中力量攻城，这是太平军及土匪攻打信丰城的重要策略，这种策略的使用尤其体现在第一、第二个阶段中。

在第一阶段战争的八月份，由于信丰城池完好，城内准备了鸟枪、抬枪和刀铳等，翟火牯攻城不能轻易得手，于是在城外筑土城围城，切断援城力量，使县城为孤城，如鲁宗頌在《信丰被寇纪事》中提到：

贼望之，不敢薄城，乃往吴家岭、桥北一带筑土城以堵乡民之援城者，由是东、南、北三乡贼出没期间，蹂躏不堪，惟西乡常与贼抗，贼无敢犯，城内亦倚为犄角。<sup>②</sup>

吴家岭、桥北在县城之北，此次翟火牯部在信丰城的东、南、北三边筑土城，以便包围、进攻县城，尚剩西边未筑土城，使得城外西乡兵民还可以援城，西边一向与城内成为犄角，官兵利用此与之对峙。

咸丰八年十一月，石达开率余部由信丰邻县安远进入。该月上旬，太平军冲散了西乡士绅的联丁。十一月中旬，太平军又在多处围城，如云：

贼复从先春阁、龙舟坝架二浮桥，一渡南山岭，背占文明山；一渡桥北，占吴家岭，又从芳园里架浮桥渡狮子陵，占崇塘、前街等村，围城数重，城乡文报不通。<sup>③</sup>

崇塘、前街在县城北面，官府兵民出队，大小共进行了二十二战，方收复崇塘、前街一路，由于太平军北面所筑的土城被打开缺口，兵民出入及运松火药、油盐都由北路入城，城内人心稍定。

### 2、云梯、大炮攻城

开始，太平军、土匪和流寇攻城最主要使用的是云梯，另以远处大炮配合掩护。“初贼之攻城也，用楼梯层累而上，城上以铁耙钉之，无不毙。”<sup>④</sup>后来，云梯不奏效，他们便考虑用挖城墙、地雷轰城墙的办法。

咸丰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翟火牯大队至，即占据了离城近四里远的文明山，山顶设重二百余斤的铜炮二门，直对西门，城内砲子如雨。文明山大炮为翟火牯对城内的重要威胁，咸丰六年十月，吴秉衡商议对付之计，最后想出了一个劫炮的办法：

<sup>①</sup>鲁宗頌：《信丰昭宗祠记》，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②</sup>鲁宗頌：《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③</sup>鲁宗頌：《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④</sup>鲁宗頌：《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惟贼之所恃者，文明山之铜炮也，聚集各勇会议除炮之计，当有二潮勇愿往劫炮。时十月二十日，夜大雨倾盆，狂风走石，二勇缒城去，天未明，竟拖炮入城，风雨即止。予见而心甚快，赏以白金二百两，详给功牌六品顶戴。<sup>①</sup>

潮勇以好斗闻名，故清廷征调潮、漳勇弁加入作战队伍，据吴秉衡说，翟火牯因见守城官兵中有潮勇，便派潮州籍的匪徒 500 人看守文明山铜炮，以图施以影响。不料吴秉衡派潮勇设法弄到文明山铜炮，并施反间计，在城上大呼是守炮的潮籍匪寇把炮卖给了官兵，翟火牯大怒，将 500 潮籍匪徒杀尽。

由于挖城墙、地雷轰城墙无济于事，又因流寇首领翟火牯于咸丰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被毙，咸丰七年春，翟火牯余部更造有专门的攻城战车——吕公车，并铸有千斤大炮三座，试图以这种传统的攻城器械和大炮以图奏效。咸丰七年二月，为对付匪寇的吕公车，吴秉衡于深夜派人在近城平坦处遍撒石块，一面在城内率备硝炮，火裂、火箭等物，二月初八日击败了吕公车的攻城之举，使其难以近城。

咸丰八年十月，太平军亦用吕公车攻信丰邻县安远城围，未果。

### 3、挖城墙、地道

翟火牯部自咸丰六年八月至咸丰七年三月的第一阶段围城时，挖城墙、地道为其重要的攻城措施，这也是太平军攻打其它城池常用的办法。清兵的对付办法通常为在城墙下设一瓮，派人值班听外面挖城声音，为“瓮听”，此法亦为戚继光戚家军所用。咸丰三年太平军围南昌城时，江忠源也多用瓮听法发现、阻止了太平军的挖城企图。

清代以来，信丰城有七个城门，即上西门、下西门、新南门、老南门、上东门、下东门、北门，信丰城的城墙、城门在文革时被拆除，<sup>②</sup>这些城门地基都遭到了太平军、匪寇的掏挖。咸丰六年十月，县令吴秉衡即知道翟火牯可能乘擂鼓嘈杂之际，开挖城墙，如云“连日闻贼营鼓喧天，鸣金不已，予料贼善于攻城，必开地道，其鸣金擂鼓，所以乱我，使不觉耳，幸早为之备。”<sup>③</sup>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翟火牯部第一次用地雷炸开西门地道，城墙坍塌六尺多，吴秉衡立即率军以油桶沙石堵墙，同时以火力掩护，此次消灭匪徒二百余名。

咸丰六年十月西门城墙被地雷轰开之后，匪徒们于是从被轰塌处上方的池塘下开挖。这次并不擂鼓鸣金，又被吴秉衡发觉，其即令军民自内挖穿，致使其挖城未果。十月上旬，匪徒们又用火攻西门城楼，利用云梯蜂涌而上，时吴秉衡已准备好水龙、硝包、沙袋等以对付攻。一听见翟火牯军营的金鼓复响起，吴秉衡估计他们又在开挖城墙地道，亲自到七个城门巡查，城墙下放一瓮，伸进瓮里侧听，立即发现有匪寇正在上、下西门和南门等处挖城。西门接龙亭两处其地基都为石质，北门地基为沙土，居民说这两地不能开挖地洞，吴秉衡不信，吩咐兵民在西门、北门两地由内开挖，果然发现匪徒正在两处挖城墙。

咸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西门接龙亭之下首近城地面被开挖震烈，墙砖下坠，然城垛依然屹立，似有神助。当天，吴筠甫又得到了翟火牯开挖城墙的消息，并立即设法对付：

时有金鸣球带勇来援，为贼所虏，其子由贼营迅入城告予，曰西、南二

<sup>①</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sup>②</sup> 2010 年 8 月 22 日笔者采访信丰城居民笔者舅舅眭明发先生时，眭明发先生向笔者提供。

<sup>③</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门，各挖地道两处，东、北、上西三门各挖地道一处，早晚势必举发。予遂募民夫连夜由内开通，将水倾灌，乃破。<sup>①</sup>

十一月十三日，翟火牯余部又于四城门外七处挖城放地雷，幸好由内开对的有五处。该日黎明，南门两处来不及由内开挖，导致城身被轰塌四丈，其余尚存，在及时抢救下得以保持完整。在第一阶段的攻城中，知县吴秉衡应付了翟火牯的多次挖城计划，咸丰七年五月耆龄在写给同治皇帝的为吴秉衡请奖的奏折中，也提到其应对挖城之事，如云：

吴秉衡昼夜督率兵勇绅民保守，九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及十一月十二、十三等日，贼匪在西、南两门开挖地道五处，用地雷轰塌城墙十余丈，均经吴秉衡竭力堵御，抢护无虞。北门尚有隧道十一处，幸有经察出，由内挖通。<sup>②</sup>

### 三、信丰官兵的守城、保城策略

面对太平军、匪寇的强势攻城队伍，吴秉衡认为“乡路四通八达，防不胜防，只得退守县城以固根本，于是挑土运石，积水屯沙，为战守计。”<sup>③</sup>下决心守住县城。当时信丰城中驻有广东南雄州彪勇，另加信丰小江、水东两处勇丁共数百名，守城能战练勇估计近一千数十人。吴秉衡要求“老幼居民担石搬砖，开长壕，筑子城，造砲位，建敌楼，安滚木，极力提防，志在必死。”<sup>④</sup>城内准备了抬枪、鸟枪、刀铳、戈矛、军装、火药，城上架大炮，与敌人对阵。

#### 1、乡绅积极保卫乡间

在咸丰六年县城被围之初，吴秉衡即以筹粮饷、办民团、平土匪为保卫县境的第一要务，于是动员乡绅，保卫乡间：

于是危坐堂皇，开诚布公，招邑之绅董与谋曰：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守土之责也。吾上以报国家，下以全民命，在诸君亦自卫桑梓耳。<sup>⑤</sup>

乡绅也积极投身到保卫乡里的战斗之中，“绅若董咸踊跃力任其事。”吴秉衡在发动乡绅起来的同时，也要求乡绅要规范行事：“则又戒之曰：毋勒输也，毋枉民也，量力以措资，平情以办事。”<sup>⑥</sup>

乡绅在保卫县境、守护县城的战斗中，积极办团练，筹粮饷，联乡丁，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西北乡绅首李芳华、陈贵兰等赴南康请求支援，南康营调拨营勇千余人，顿时兵民万人与翟火牯决战于城西北的吴家岭，翟火牯以大股部队拦截援军

<sup>①</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sup>②</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耆龄奏疏，咸丰七年五月十六日。

<sup>③</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sup>④</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sup>⑤</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张曾勤谏文。

<sup>⑥</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张曾勤谏文。

后路，阵亡百余人，此次救援失利。

在第二阶段中，咸丰八年十一月六日，石达开率众十余万人，从福建经安远进入信丰，县令重新布置联丁，分段守塚，此次战斗，士绅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次兵民万余，棋布星罗，贼亦胆裂，邑绅刘杰光、甘树棠、李芳华等与有力焉。”<sup>①</sup>

在第三阶段，信丰乡绅也起到了中坚作用。同治三年，太平军首领之一康王汪海洋带幼主洪福瑱，领太平军数十万，经过抚州、建昌两府，乡绅李芳华等与太平军在城郊水东进行决战，取得胜利，如记载：

八月朔卯时，贼从雩都窜至，兵临城下，时邑侯陈纪麟会同绅首李芳华等督联勇三千人，与贼战于水东，自辰至未，联勇愈战愈奋，贼饥甚，不能迎敌，败走塘铺，负隅匝月，奔嘉应。<sup>②</sup>

本文的李芳华、陈贵兰、刘杰光、甘树棠等为保住县境、守卫县城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皆为信丰士绅，如李芳华为贡生，曾署建昌府新城县教谕；刘杰光为岁贡生，知州衔；甘树棠为生员，知州衔。他们三位都有较高的声望，与官兵与太平军的战争结束后，同治九年，李、刘、甘三人都参与了督修信丰县志。

## 2、联丁

晚清地方社会动乱中，团练是官府和士绅采取保卫地方的重要武装形式，为我们熟悉的一般是设团练局，如南昌府的南昌、新建、丰城和进贤等县，上设总局，下设分局，或各乡设局，分区守卫；靖安、武宁、义宁州各乡设团、军、营自卫。<sup>③</sup>信丰邻县龙南县于城中设公局为纲，八堡设四十八局为目，公局居中调度，四十八局在外维持。<sup>④</sup>孔飞力对南昌团练局的运作有较多的分析。<sup>⑤</sup>在信丰守城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建民团、办团练，但在与太平军及匪寇作战过程中，官府、士绅在信丰推行的主要武装组织形式为“联丁”。“联丁”这一形式如何组织？如何运作？查阅现有文献，我们不得而知，笔者认为这或许为“团练”的具体形式，下面对信丰的“联丁”作一考察。

负责、统领联丁的也多为信丰乡绅，黄彝即为其中之一，黄彝年幼丧父，曾努力课读，后补弟子员，名噪士林，中年后绝意科名，咸丰六年，土匪四起，八月，翟火拈围城，士绅纷纷联丁卫城，如载：“丙辰，发逆寇信，彝督联丁援城，城中颇赖其力。”<sup>⑥</sup>咸丰十年，黄彝带领乡民在战斗中阵亡。居住在西北乡的郭凤翥也积极联丁，如文献云：

郭凤翥，世居十里堡，性坦白，然诺不欺。丙辰贼至，翥率联丁援城，与贼接战，力竭捐躯，子俊升为邑庠生，以军功保训导。<sup>⑦</sup>

<sup>①</sup>鲁宗颖：《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②</sup>鲁宗颖：《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③</sup>同治《南昌府志》卷十八，武备，兵事。

<sup>④</sup>光绪《龙南县志》，卷三，政事，戡寇。

<sup>⑤</sup>（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56—1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sup>⑥</sup>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六，人物，忠义。

<sup>⑦</sup>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六，人物，忠义。

又如邱文珠：

邱文珠，字浦津，自少力学，有节概行，年四十授徒里邻，游其门者悉遵先正典型。丙辰寇乱，珠年七十有四，掀髯太息，偕其子章云集联丁援城，不期而会者千余人，珠乃出妇女首饰及一切衣物变卖，以资军……<sup>①</sup>

邱文珠年已 74 岁，有较高名望，与子联丁时，响应者达一千多人。

在第一阶段中，联丁成为县城四境维护地方秩序、支援县城的重要力量，在第二阶段石达开的围城过程中，联丁这一形式再次得到运用，如方志记载：

钱君香谷来宰是邑，岁戊午（咸丰八年）十一月六日，复有逆首石达开率众十余万，从闽汀出，由安远扰信邑。邑侯仿吴君旧法，乃召各乡联丁，分段守堞，其飞彪营勇弁则随官巡查，此次兵民万余，棋布星罗，贼亦胆裂。<sup>②</sup>

知县钱垣采用前任吴秉衡联丁的做法，联丁成为组织乡民武装的主要形式，在联丁策略下，乡民被动员与组织，联丁武装有力地阻击了太平军以及匪寇的进攻势头。陈蔚贞则为联丁武装的优秀首领：

陈蔚贞，世居长安堡，千总贵兰之子也，以军功加六品衔。为人沉毅，尚气节，乡里有不平事，辄和解之。……戊午岁十一月，逆首石达开率众围城，贞奉邑侯谕，统联丁赴援。贼知贞寨内空虚，分贼破寨，焚掠一空，贞闻报，奋不顾家，与贼战于吴家岭，连日获胜。<sup>③</sup>

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太平军的战斗中，联丁首领陈蔚贞与其族兄武庠生陈福康阵亡，如陈蔚贞这些倡导联丁、为民首领者称为“联首”。

从现有文献来看，信丰联丁的“丁”的来源主要来自乡村，或许主要为青壮年男子，信丰的联丁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自备资斧，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与太平军石达开余部作战时，“在城联丁数千人，资斧自备”<sup>④</sup>。另外，在之前的咸丰八年三月，吴秉衡带团练出击远在雩都的太平军，以解除对信丰的潜在威胁，团勇也是自备食粮，如吴云：“经过地方，市肆不改，居民皆遮道远迎，统计越两县之境，防剿八十余日，各团绅民自行筹备糗粮，予所招客勇经费五千有奇，无款可归，遂成私累。”<sup>⑤</sup>因此，“联丁”或为战时自卫自备武器、自带干粮、无粮饷资助的机动、灵活性地方军事组织，“有警则联、无警则散”很有可能为其活动的规则。

<sup>①</sup>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六，人物，质行。

<sup>②</sup>鲁宗颐：《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③</sup>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六，人物，忠义。

<sup>④</sup>鲁宗颐：《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⑤</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 3、南赣道、湘军的救援

信丰城的最后保住，除了太平军由盛转衰的整个趋势之外，除吴秉衡的坚守、乡绅四乡联丁之外，南赣官府、湘军以及周边州县的支援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外援才最后使得太平军、匪寇夺城的计划失败。

耆龄在奏疏中提到，咸丰六年十一月，吴秉衡即乞求增援，后来南赣道拨出赣州府所招之兵勇支援信丰，并商借信丰邻县广东南雄的练勇前来支援，但均被翟火牯部挫败。<sup>①</sup>在第一阶段，也是由于来自南雄、赣县、南康等周边强大的增援部队，才使翟火牯匪徒撤走，如耆龄在奏疏中云：

直至本年（咸丰七年）正月，大兵攻破潭口贼巢，赣县肃清，护理吉南赣宁道汪报闰等派孙福同、潘懿、孔庆林带南雄、始兴兵勇由南雄叶坑进剿，何世彬带东岭勇由赣县长洛进剿，周庆榕带南康勇由龙迥进剿，三路节节转战，而前孙福同等亲率劲旅三百名入城，于三月十二夜四更时候派勇头顶火罐凫水渡河，焚水东贼巢，会同吴秉衡及周庆榕等兵勇内外夹击，大败贼众，统计各路先后歼毙、跌毙、溺毙贼匪四千余人，踏平贼营数十座，西北各乡一律肃清，县城解围，官兵共庆再生，追计被围已二百二十二日矣。<sup>②</sup>

咸丰八年十一月，石达开围城，信丰县令也是多方求救，最后在萧启江部湘军湘果营的帮助下石达开部方撤走：

邑侯告急于赣郡遮总戎，总戎督军会剿，屡战不克，驻军数日，乃回赣。时萧方伯瀛洲督湘果营自宁都赴赣，特援信邑，因未得地图，未敢骤进，先进军克服南康、大庾等邑……己未（咸丰九年）二月七日，师次厚塘，随山扎营……初十日辰刻，贼焚营，由南路逃窜……解围三日，萧军即撤兵，由康邑旋赣。<sup>③</sup>

在吴秉衡的记事略中，他屡屡提到赣州府、四周州县以及湘军支援的决定性意义，在张曾勤为其写的诔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盖信为赣州属邑，且逼近粤东，实赣郡咽喉锁鑰，贼得之可以四窜，幸援兵至，内外夹击，始获解围。<sup>④</sup>

由于署理知县吴秉衡守卫信丰城有功，咸丰七年五月，耆龄向咸丰帝上奏旌奖吴秉衡，咸丰帝上谕吴秉衡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咸丰八年六月，吴秉衡升任，署江西饶州府知府。

<sup>①</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耆龄奏疏，咸丰七年五月十六日。

<sup>②</sup>鲁宗頌：《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③</sup>鲁宗頌：《信丰被寇纪事》，同治《信丰志续编》，卷七，艺文。

<sup>④</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张曾勤诔文。



## 四、动乱中的信丰地方社会

咸丰六年至同治三年近八年对太平军及匪寇的战争，给信丰社会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由城至乡，不少民众的民房、祠堂被毁，民众纷纷自卫，信丰城乡出现了军事化趋势。

太平军及匪寇长期、多次的围城，使得信丰城内民众的生活极其窘迫，生计日艰，如第一阶段围城时城内食物奇缺，物价昂贵，吴秉衡曾提到：

蔬菜昂贵，每一叶钱二百，荤茹每斤钱一千六百，更莫能有，而日食之盐又将尽，城中兵民久不食油盐与菜者，耳目手足辄溃烂。<sup>①</sup>

后来，守城官兵以一古庙下偶尔发现的咸萝卜条作盐菜。太平军、匪寇的围城直接影响到县城内及其周边民众的房屋、祠堂等建筑，如杨氏祠堂即是一例，杨氏清四、吉叔二公嗣裔等于嘉庆十四年购买了一房产，位于上西门城内仁寿坊城垣下，坐南向北，有房屋一所，直进四栋，三厅及左右茶堂房屋一十七间，杨氏裔孙然后修葺为杨氏宗祠，安放神主牌位。翟火牯的围城，使得该祠堂几成废墟，“谁料咸丰丙辰年粤匪寇入境围城，祠宇突被兵勇毁拆，留有墙垣。寇退，墙垣又遭匪党盗尽，仅属荒坪。”<sup>②</sup>由于对匪寇的战争，县城周边的建筑实施也遭到破坏。如施氏于康熙四十九年于水东修了崇本堂，“凡三楹，祠极壮丽”，“嘉庆年间龙舒等重修一次，不幸咸丰丙辰粤匪围城，拆毁殆尽，四围砖石尽被游手偷卖。”<sup>③</sup>损失也不小。

除城内及其周围外，信丰四乡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冲击，在县城被围、四乡土匪四起的情形下，有的民众筑寨自保。如信丰县境东南安西岗背刘氏的例子，安西上堡岗背刘氏于元明鼎革之际，由县城东龙湖口迁来，后立籍。岗背有山，形似海螺，刘氏先祖潮涇公置买此山为业，并在山上建了神庙，一直生活平和，太平军打来，他们被迫上山，筑寨自卫：

迨咸丰初年，盗贼蜂起，吾祖十三世孙家桂召集德配兄弟筑寨于山，以避寇贼，墙垣环绕，又名海螺寨，复修神殿，吾族得享安宁，未被贼难者，神佑之也。<sup>④</sup>

前述施氏族人等因县城水东祠堂路远，族人泽西、履云、联芳等于嘉庆丁卯（嘉庆十二年，1807）又在大塘沛东坪上建一祠，祠名仍为崇本堂，共二进，另有左右厢房。太平军打来时，该处祠堂也遭到破坏：

至咸丰戊午，粤匪盘踞数月，黄旗贼又经过月余，族中之人被其掳者十之六七。此处近河，屋宇或拆或毁，十不存二，坪上祠堂亦片瓦不留。予等不才，且数年遭贼

<sup>①</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吴秉衡记略，咸丰九年。

<sup>②</sup> 杨超众：《水阁塘祠堂记》，《杨氏六修族谱》，1997年，卷一。该族谱藏于信丰县嘉定镇游州村杨氏族人。

<sup>③</sup> 施东：《四大宗祠记》，《施氏十一修族谱》，1997年，卷一。该族谱藏于信丰县大塘埠镇沛东村施氏族人。

<sup>④</sup> 刘泰吉等：《海螺寨记》，《信邑刘氏笃伦堂九七修族谱》，1997年，卷一。该谱藏信丰县安西镇岗背村上井陂刘氏族人。

遭兵，疮痍未复，不能兴修，后有贤者出，重复旧业，是予等之所厚望也，今特备录之以知始末。<sup>①</sup>

同治末年施氏族人尚寄希望后人，有朝一日能重建祠堂。

地处信丰县境东南的安西吴氏为一大族，其《吴氏八修族谱》也记载了咸同年间这场战争带来的混乱：

咸丰丙辰，寇贼四向窃发，若蚁聚蜂屯，环攻城下八月之久，邑中世家巨族无不流离四散，城中固守士民，死者无算，尸填道路，秽不堪闻。兼又连年贼扰，挈家逃难，东奔西窜，甚有全家被戮者，或途中遇贼掩杀，十救一二者，有逃往他乡外省不得归者。<sup>②</sup>

战争使各族族谱、儒学典籍等都遭焚毁。又如同治《信丰县志续编》记载：

数年来烽烟不息，虽克保危城，而各乡被贼蹂躏，几无完土，焚杀掳掠，视康熙甲寅之变，更有甚焉。<sup>③</sup>

康熙甲寅（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起，康熙十五年信丰小河土贼李善长串同流民王云龙（王割耳）领伪割统贼数千人于六月初三攻信丰城，十月李善长又与伪将军扎营于县城附近的南山岭，王云龙扎营水东，又在水北坊等多处扎营，企图信丰县城，官兵从下西门出城，杀贼数百，至康熙十六年围方解除。<sup>④</sup>康熙甲寅之乱给信丰士民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士人认为太平军及匪寇围城带来的灾难，要超过康熙朝之乱，至同治三年大军云集，太平军及匪寇之乱方一律肃清。

根据同治《信丰县志续编》记载，咸丰至同治年间信丰官兵在与太平军及翟火犊匪寇的战斗中，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咸丰七年二月八日，萧启江率湘军救援，城围遂解，此次湘军战死 415 人。在咸丰八、九年两年的围城中，南赣共拨营弁千人救援信丰，阵亡者 119 人。另外，吴秉衡所率守城兵民以及练勇等，在咸丰六年至同治四年中共有 2085 人出队战亡。在近十年的战乱中，信丰死亡妇女共 319 人。<sup>⑤</sup>

## 五、余论：太平军的攻城与围城

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活动期间，江西的 13 府 1 州除南昌城、赣州城外，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南康、九江、广信、饶州、南安、宁都直隶州等 12 座府（州）城均被太平军及匪寇攻下，60 余座县城被攻破。<sup>⑥</sup>很多县城被太平军多次攻下，如丰城、武

<sup>①</sup>施东：《四大宗祠记》，《施氏十一修族谱》，1997 年，卷一。

<sup>②</sup>吴德施：《五修族谱序》，《吴氏八修族谱》，1997 年。该谱藏安西热水村麻蹄坝吴氏族人。

<sup>③</sup>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三，边防，军务

<sup>④</sup>乾隆《信丰县志》，卷六，兵防。

<sup>⑤</sup>同治《信丰县志续编》，卷六，人物，忠义；烈妇。

<sup>⑥</sup>许怀林：《江西史稿》，第 617 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

宁、萍乡、义宁州等等，有的县城一次被攻下后，就有再次被攻下的可能。城池被太平军攻下后，官兵一般难以夺回，上高人晏家瑞讲出了部分原因：

江右贼陷列城，官兵单薄，进剿稽延，贼以暇日增陴浚隍，砌炮台，储仓廩，故克服之难，十倍曩日。<sup>①</sup>

官府的兵力单薄、行动不力使得太平军攻城屡屡得手，城攻下后又可坚守。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袁州府城 10 个月，后因援兵被堵，城内弹粮不济，主动弃城投降。<sup>②</sup>

此外还有深层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使得军兴之时官兵措手不及、应对无力，如守令的任期过短、调动升迁过频即成为战时被动的诱因，如信丰就是其中之一例。按照同治《信丰县志》的记载，笔者统计了从道光四年到同治九年 47 年中历届信丰县令的任期，最长者张宗裕从道光十七年到二十二年任期六年，其次为本文讨论的吴秉衡从咸丰四年冬至咸丰八年六月不到四年，任期三年仅有 4 位县令，任期两年者也是 4 位，其余都为一年、半年，其中道光十二年换过三任县令、道光二十五年换过四任县令，一年换两任县令者则更多，另外上述多年任期者有的是跨年份而不是实数。<sup>③</sup>咸丰朝的 11 年中只有吴秉衡与黄汝梅（咸丰十年、十一年任）的任期超过两年，对此吴秉衡曾提到：

信丰路通东粤，为赣郡锁鑰，咽喉要地，而实江右著名瘠区，故向来守斯土者，署事不一年，实任不二载，即予他缺调济。

守令的轮换如走马灯，对守土之境况不甚了了，守土之责也大打折扣，所以造成“官之视民与民之视官，均如传舍。”<sup>④</sup>这样，为民之父母的县令形如过客，在需紧急动员民众、快速反应时则捉襟见肘。吴秉衡于咸丰四年冬署信丰知县，咸丰七年五月尚为署信丰事县、题补安远县知县（安远为信丰邻县），咸丰八年六月因守信丰有功而升任饶州府知府。

在未被太平军攻下的城池中，太平军也是锲而不舍，持久围城。南昌是江西省城，咸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石达开率领西征军开始围攻南昌，由于按察使江忠源湘军、刘于浔江军、江西巡抚张芾等的努力，太平军九月二十四日方撤走，围城 90 余日未下。<sup>⑤</sup>咸丰六年六月，太平军围吉安府城 70 余日未下，石达开到后三日即被攻下。<sup>⑥</sup>赣州府、南安府的安远、南康、宁都、于都、瑞金等，都被太平军及匪寇攻陷，定南厅被围两月未下。回到本文讨论的信丰城保卫战，咸丰六年八月至咸丰七年三月太平军围城 220 余日而未下，可为太平军攻城一中一

<sup>①</sup>晏家瑞：《江西战垒纪闻》之《袁州府》，转引自杜德凤：《太平军在江西史料》，第 534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sup>②</sup>晏家瑞：《江西战垒纪闻》之《袁州府》，转引自杜德凤：《太平军在江西史料》，第 534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sup>③</sup>同治《信丰县志》，卷二，官师，邑令。

<sup>④</sup>（清）吴秉衡：《信丰守城纪事略》，张曾勤撰文。

<sup>⑤</sup>林福祥：《守南昌广饶记》之《守南昌府城记》，转引自杜德凤：《太平军在江西史料》，第 523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sup>⑥</sup>方玉润：《星烈日记》，转引自杜德凤：《太平军在江西史料》，第 587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个官兵坚守成功的例子。大量的城池被攻破，展示了晚清兵力趋弱、防御疏漏、国力由盛转衰的一个侧面。



图 1、晚清信丰县城及周边形势图

资料来源：乾隆《信丰县志》，图，第 8、9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

作者简介：杨品优，男，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历史学讲师

The Siege and Defense of Xinfeng Country Seat of Jiangxi Province in Taipintianguo War——A Study Based on *A Brief Record of Xinfeng's Defending* Writtend by WU Bin-Heng

YANG Pin-You

(History Depart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

**Abstract:** Taipintianguo War in Xinfeng country Jiangxi province continued from 1856 to 1864, Xinfeng country seat was surrounded by Taiping Army many times, the longest one was two hundred and twenty days. Xinfeng country seat hadn't been breached because of support of Nanan prefecture, Ganzhou prefecture, countries near Xinfeng and Hunan Army ,besides all, there was WU Bin-Heng's holding on, who was the acting country chief. WU Bin-Heng recorded Taiping Army's siege in his book *A Brief Record of Xinfeng's Defending*, his book was important records about local history of Jiangxi Province under the rule of Emperor Xianfeng and Tongzhi, but it hasn't been studied by historists nowadays. The paper is about the siege tactics of Taiping Army and bandits, the dealing with of government, social orders of Xinfeng country during the war, and so on.

**Keywords:** Xinfeng Country of Jiangxi Province; Taiping Army; *A Brief Record of Xinfeng's Defending* written by WU Bin-Heng; Gentry; Lianding

附：吴秉衡《信丰守城记事略》抄本全文

### 序

论天下事，骨肉飞腾，盱衡抵掌，曰惟我能，若战必克，而残可胜，不折一矢，不伤一兵，勅敌立踣，危城独婴，姑妄听之，终焉有征。忽闻风鹤，跟肘自绷，或床下伏，缩如冻蝇，或堂下走，扬如饥鹰，或蚁旋磨，或鱼触罟，冲梯隧穴，瓦解土崩，夸词在耳，酷祸旋膺，孰为时杰，坐言起行，延陵季子，惊人一鸣，气炎如火，心洁于水，自临尔邑，无负斯民，利害不计，人神所凭，瘠区僻陋，狂寇侵袭，孤城斗大，一蹴可登，比室罄悬，一食无赢，池鱼待沸，堞雉疑倾，千人一瞻，前呼后应，以战为守，勇与智并，据陴口植，志定神凝，与气为母，与福为兄，神潢潜涌，藏蔬足羹，万命再造，百感一诚，砲雷炬月，奚隙之乘，二百日中，般攻翟应，起孱立懦，徯风毕兴，碉堡关栈，耒锄棘矜，人自为战，莫之敢撓，犬狼野窜，耆慑威棱，天下如是，何忧不平。胡不禡纛，假以专征，神锋靡厉，锄莽铍藤，盘根错节，利器宜升，一资半级，劳重酬轻，手此三复，汗颜益颊，四旬典郡，潜来盗憎，红羊宿劫，墨蚓哀声，孤愤韩非，穷愁虞卿，视兹实效，愧我虚名，何为胜算，遇变不惊，何为神策，众志成城，心光肆照，晦夕传灯，真气上薄，威弧竞明。

咸丰岁次庚申端午后三日如弟江阴何栻拜序

### 信丰守城记事略

予籍隶维扬，宦游江右，咸丰甲寅冬奉委权信丰县，适当多事之秋，烽烟四起，草木皆兵。予乃周历各乡，劝团防，明立章程，公定赏罚，大乡小村，悉令彼此同心，联络一气。乙卯夏六月，龙南土匪侵扰小江，秋八月粤匪蔓延杨溪、镇南、小坑一带。予先后亲督兵勇，相机前进，剿抚兼施，故逆炎初张，登时扑灭。惟是镇南僻处边隅，素称强悍，向无绅董，动辄械斗滋事，且连年倡乱，官不能禁。予既兵临期间，若不慑伏其心，终久变生，不测后患无穷，遂邀请镇军移师于彼。示以恩威，喻以利害，董劝既勤，咸知感革，一乡由是帖然。

方冀四境安静，与民同乐，詎楚南逆寇扰及江境，丙辰春，吉安、临江相继失陷，赣南被围，土匪乘机蠢动。夏五月，南康之匪延及信丰之东冈、长冈、岷岭，赣县之贼窜入小坑、龙虎口（距信丰城十里——为原文双行小字，下同），要隘可守、僻径宜防者共十七处之多。请兵则无兵可拨，请饷又无饷可筹，枕戈握算，勉力支持，勇不过千人，皆能奋勇退敌，朝夕奔命，次第荡平，此中殆有天佑，非予力之所能及也。无何，而邻县安远、定南又失（贼首乃李元牯），逆众闯入安息、董坑、腊口石等处，屡图窥伺信城。予带勇数百而往，每遇崇山峻岭，必登高凭望以审形势，行至坪石六排遥，睇石门迳一带，地势甚为险峻，沿途各村民早经迁避，料有伏贼，未便轻进，传令各勇深沟高垒，就此安营（此处距石门迳三十里）。

次日黎明，先令敢战劲勇数名前往诱探虚实，是处果有埋伏，见我已作准备，不战自退。各勇均欲前追，予急止之，曰：贼人之不战而退，诈也。此地四面环山，路通董坑，冈岭丛沓，我军长驱直入，必落敌人彀中，当固守营垒，以静制动，谋定而后战。旋有谍者言，贼聚董坑，欲图包抄，幸未穷追耳。众军始服予之先见，予以为敌人初到，不识地势，利在速战，令既深伏不出，宜以计除之，于是先调三成队伍绕出董坑之尾，密谓众军曰：我按兵不动，敌必轻我，不三日必突窺坪石，以冲我师，汝等如闻炮声，齐出包抄，以百人坚守老营，无妄动，遇敌至佯为惊扰之状，弃营败走，俟伏军齐出回马迎击。予自领百十人暗伏营后，至第四日，贼果来扑，予见贼冲过老营，率众出奇冲袭，炮声一响，前军回戈奋击，枪炮并施，后军亦由董坑掩至，三路夹攻，贼众大败，翻山越岭而遁，死者不可胜计。须臾，避难男妇概行搬回，焚香遮道，争携酒食以迎我师，遂引军进坑，倍加抚恤，逆踪既远，旋即班师。

不期，粤匪翟火牯（系著名渠魁）啸聚作乱，由定南八十冈而至内江，潭口（潭口乃南康地方）贼首何名标由王母渡而至星村，韩坊（韩坊系赣县所辖）匪魁罗阿天由小坑而至新牛仔。乡路四通八达，防不胜防，只得退守县城以固根本。于是挑土运石，积水屯沙，为战守计。是月二十八日，逆众大至，占踞文明山（又名火焰山，距城四里），山颠设铜炮二（重二百余斤），直对西门，城内砲子如雨，四路贼匪日聚日多，昼夜围攻甚急。当是时，守城能战练勇仅一千数十人，自八月至十月，遣人出求救三十余次，援兵不至，饷亦无出。嗟乎！予彻夜不眠，婴城固守，粗饭与士卒誓同生死，兵民感激涕零，心神无二。老幼居民担石搬砖，开长壕，筑子城，造砲位，建敌楼，安滚木，极力提防，志在必死。连日闻贼营鼓喧天，鸣金不已，予料贼善于攻城，必开地道，其鸣金擂鼓，所以乱我，使不觉耳，幸早为之备。

正议论间，西门地雷陡发，城垣坍塌六尺余，予亲督众军以油桶沙石抢护两旁，火气齐发，毙贼二百余名（此十月初二日初次地雷之险也）。逆众复于陷处之上首由池塘下开挖，此次并不擂鼓鸣金，幸予看破情形，即令我军自内挖穿，贼智始穷。复用火攻西门城楼，云梯蚁附而上，时已制备水龙、硝包、沙袋制敌之具，应机对放。久之，硝包将尽，止余其一而贼不退，窘极间，予立城楼，见一贼首立大旗下，指挥急用所余之一硝包掷去，风卷火发，大旗裹贼，两鬓之长发一时燎作火团，贼始退却，众心由是稍安。而贼营之金鼓复作，予料贼仍开地道，乃亲历七门瓮听，时闻上下西门、南门均有凿石之声，西门接龙亭两处其地皆石，北门沙土，居民云不能开挖地洞。幸予不信，由内开挖，彼此相迎。

十月十二日，接龙亭之下首近城地面震烈，墙砖下卸，城堞则依然屹立，岂非有神诸耶。时有金鸣球带勇来援，为贼所虏，其子由贼营迅入城告予，曰西南二门，各挖地道两处，东北上西三门各挖地道一处，早晚势必举发。予遂募民夫连夜由内开通，将水倾灌，乃破。惟贼之所恃者，文明山之铜炮也，聚集各勇会议除炮之计，当有二潮勇愿往劫炮。时十月二十日，夜大雨倾盆，狂风走石，二勇缒城去，天未明，竟拖炮入城，风雨即止。予见而心甚快，赏以白金二百两，详给功牌六品顶戴。二十一日，将炮安设炮台，率众军将竭诚致祭，复令兵勇凭城呼贼语，曰：“汝等昨日将大铜炮私卖与城内县主，县主甚喜，不日仍欲再买汝营一小铜炮，亦照大铜炮给银。”贼闻之，自相疑忌，杀守炮潮州贼数百人。明日贼首翟火犊骑高白马由西门穿桥而过，睥睨炮台，予即令军士将铜炮点放，正中，翟逆堕马，并击毙来轿贼首一人，贼逆抬回营中，旋即就毙，贼大为丧气。翟逆因予守城有潮勇，故遣潮贼五百余看守文明山铜炮，希图乘间勾引，诘事不谐而贼自害，既堕吾计，自将潮贼杀尽，翟逆又毙于炮，与城内之勇势不两立，因此我军更加意防守。

十一月，贼又于四城门外掘放地雷七处（南北东上下西门），幸而由内开对者有五，南门两处赶开不及，致被轰塌城身四丈，余俱立，时抢救得以保完（此十一月十三日黎明二次双地雷之险也）。困守危城之中，乞援不至，无兵无饷，城内粮食渐乏，水泄不通，苦心筹画，无计不施，碾放仓谷以济兵食，提当货以充军饷，取三典棉衣以御军民之寒。蔬菜昂贵，每一叶钱二百，荤茹每斤钱一千六百，更莫能有，而日食之盐又将尽，城中兵民久不食油盐与菜者，耳目手足辄溃烂。正难筹画，忽于古庙地下掘有咸萝卜条，籍作盐菜。予饭粗茹草，昼夜巡城，时值岁终，民勇筋疲力尽，饥寒困苦之形，愁叹凄凉之况，真耳不忍闻，况乎目击此。

丁巳春，重围不解，日困一日，忽一日谍者来报，有二贼至城下，跪地投诚，予甚喜，钩入城中，细询其详，对曰计有三十余万之贼，因地雷无济，翟逆又为击毙，誓欲复仇，现铸有千斤大炮三座，并造有车轮大梯（即吕公车）以备攻城，宜设法以破之。予当于更阑夜静选派多人在近城平坦处遍撒石块，一面率备硝炮，火裂、火箭诸物，以为之备。是日黎明，贼果用大车推来大炮，如雷喊声四震，幸为乱石阻绊。城上预开洞孔，安放长木穿出拦截，并开炮眼正对车之来路击炮，车轮全散，旋被火箭烧着，不能近城（此丁巳二月初八日吕公车攻城之险也）。然应用军火，一切均仗城内煎熬，若再攻半时，则鲜济矣。且满城百姓，半因饥寒交迫，无食无衣；半因疾病纠缠，无医无药，死亡相继，号泣之声不绝，而城外之贼因攻克潭口（南康地方），群聚信丰，必欲夺城为卧窟，昼夜围攻，更番不歇，城中炮火已缺，危险万方，竭力支持，幸而三月十三日各路援兵悉至（予城内书立亲笔县印票，苦请

援兵约期接应)内外夹击,得以解围。

是时,予与闔城兵民始有再生之庆矣,计有被围以来,乞援于赣道数十次,一兵不至,一饷不发,困守待援,濒死者屡矣。赖众军士,同心戮力,效死勿去,历二百二十余日而卒得一生于万死之中,殆百姓之福,予何力之有焉。所有可幸者,城内井水向不能应民三日之食,今贼围城八月,泉水源源不竭,虽予豫为批浚,非天助不至此。城外被扰既久,所有各乡次第筹款抚恤,积年民欠地丁、屯余分别蠲缓,以纾民力。邑有从贼者案之,籍其田三千余石拨入崇正书院,用助士子膏伙之费。然城围既解,而勇粮积欠十余万两,瘠苦之邑,残破之区,既无处追呼,亦无人协助。予复四路奔驰,就地筹画,始将勇粮辘齐,庶可以少安吾民矣。

忽报邻县雩都被陷,图窜信丰(时丁巳十二月),予思疮痍初复,民心未定,再有贼至,必难保全,乃传集众绅而议之曰:雩都之于信丰,唇齿相依之地也,使贼久据雩都,则信丰必不能安,况彼复欲图窜我乎,今日之势,堵不如剿,守不如战,宜乘我之势,挫彼之锋,雩都克而后信丰可守。众皆服,欣然愿往,于是先令把总陈立金管带存城练勇驰往小坑、韩坊一带防堵,其时信丰各乡团勇技艺渐臻娴熟,间口被扰已深,均愿先自筹备口粮,赴雩剿贼。予遂添募长宁勇,督率前进,出师之日,谕令各军必静必整,无犯秋毫。

时值年终,各勇蒙犯霜雪,荷戟长征,无不其心用命,奋勇直前,由赣县小坑、韩坊出雩都之牛马二岭,驻防于小溪黎村(距雩都三十里),步步为营,节节联络,断贼粮于固院(为贼屯粮之所),解胁从于禾丰,初战获胜于水南,屡战屡捷,贼势日蹙,督饬各勇会同遮镇军四面兜口,杀贼不可胜计。遂于戊午三月初二日卯时克服雩都,经过地方,市肆不改,居民皆遮道远迎,统计越两县之境防剿八十余日,各团绅民自行筹备糈粮,予所招客勇经费五千有奇,无款可归,遂成私累。所幸邻封既靖,四境亦就肃清,旋奉札调卸篆晋省,闔邑绅民感激攀辕,焚香路饯,各存去后之思,共上来复之祝,低徊久之不能去,而信人至今犹恋恋不忘,盖同患难、共生死之情也。

信丰路通东粤,为赣郡锁鑰,咽喉要地,而实江右著名瘠区,故向来守斯土者,署事不一年,实任不二载,即予他缺调济。予抚斯篆,寒暄四易,重以屡经寇扰,尤为艰苦备尝,犹幸危地能安,孱兵能胜,固有百姓之福与将士之力,然非天,岂遂能致之耶。乃蒙大吏洞悉艰苦,备记勤劳,自问何功,滥膺懋赏,能无愧奋交并图报知己乎。

夏六月,复奉委权守饶州,予未至郡,已知频年兵革,万状颠连。及下车时,目击人烟寥落,市野萧条,不觉黯然太息。而鄱阳西北乡界连皖省之建德,老逆纵横出没,蹂躏殆遍。时刘养素方伯统师防扰,予方拟督率练勇会商攻剿,布置粗定,而贼闻风已远遁矣。乃亲历各乡安抚,始稔人心不齐,乡团有名无实,总由赏罚乖方,公私立异,缓急万不足恃。予遂挨村按堡选择绅耆,晓以利害,示以恩威,开诚布公,使之相信。自城而乡设三十余局,贫者出力,富者出资,与建德联为一气,作长蛇之势,首尾相应,饶州自是无惧矣。

秋八月,浙闽败匪窜据景德镇,婺逆复盘扰建城,两处烽烟时将一载,府库空虚,毫无蓄积,况接前任一月,勇欠军火,帐房概无存留。复奉札汰弱留强,饷项更不容缓,各属钱漕又已分别蠲缓,勇粮亦加增三两六钱,仅以本地之财而济本地之用,且贵溪、东乡防堵之协和营饷归饶属,余干、安仁两县协济鄱阳应衡勇之米,万年济彰奇之粮,是军火出于斯,勇粮出于斯,薪水出于斯,各客营食米亦出于斯,妙手空空,惟有生死安危概置不问,独力



维持，千方开导，幸各属绅民咸知仰体，踊跃乐输，兵既不哗，民亦不困。赖刘方伯驻守利阳镇，张、王两观察严防黄泥头、知觉岭，曾观察督率大队楚军紧逼景镇里村，会同江军砲船、钦差水师，并饶防水旱各勇，相机会剿，迭获胜仗。予复激励民团，随队助援，开濠筑垒，拦截盗粮，招商采买以便民食，修船造舰以壮军声。己未夏六月，大雨，河水陡涨，江楚官军暨各团勇，得以约期水陆并进，四面环攻，镇、浮并克，时六月十四日也。善后事宜，次第周妥，伏莽既清，危城无恙。

思两处烽烟，西路仅乡团与亲兵二百余名，防堵奏明责任在予，更关紧要，幸与建德李振万联络，两路均未犯郡。景德之贼不敢窥伺，至凤冈而退，呜呼。以信丰瘠苦之区与饶州残破之地，当贼势猖獗，孤城危殆，俱能转祸为福，履险如夷，非予才力之所能及，惟置成败利钝于度外，以始终一心而下得人和，上承天佑者多矣。

事既平，同人闻，话每强予道军中光景，及信丰守城时事，以为快。予乃撮其大略，笔之于纸，非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纪其事实，俾予后人知，凡事必根诸心，心纯一则天必利我。虽予之德薄能鲜而胜任愉快者，有必死之心，而后有再生之日也。若言之无文，足供笑噱，酒阑灯灺之余，尤可以振玉山之颓倒耳。书罢掷笔，恍然疑身在重围刁斗声中之夜挑灯与众军士巡城时也。

咸丰九年岁在己未秋八月江都吴秉衡自记

### 钧甫吴老夫子守城记跋

牧守之义大矣哉，有守之责必有守之才，有守之名必有牧之德，非才与德兼而居牧之任，其不能胜任也，必矣。然牧民于无事之日易，牧民于有事之日难，而牧民于有事之日一如无事之日则尤难，守土于有财之日易，守土于无财之日难，而守土于无财之日一如有财之日则尤难，卒能使危而复安，亡而复存，不愧为古之良有司者，其惟吾师钧甫太守乎。太守自甲寅冬下车吾邑以来，勤政亲民，抚绥备至，未及半载而龙南、南康、安远、定南、赣邑各小丑陆续兹事侵扰邑境，太守独力支持，亲冒矢石恩威并用，剿抚兼施，遂得次第肃清，邦人庆再生焉。

无何，吉、临诸郡相继失陷，南赣被围，粤匪大肆猖獗而土匪亦乘机蠢动，烽烟四起，防不胜防。太守以根本为重，退保城垣，勤修守备，布置未固而贼已踵至矣。斯时也，内无粮饷，外无救援，一城斗大，昼夜巡防，与士卒誓同甘苦，困守者二百二十余日大兵始至，内外夹攻，重围乃解。

嗟呼，危亡之际介在顷刻，而运筹御敌，镇定有方，非太守之才不及此；军民同心，效死勿去，非太守之德不及此。危而复安，亡而复存，乃不自以为功，而归功于天之恩与百姓之福，是何言之谦乎？虽天之所以报太守者不可知，而百姓思之颂之，求其所以报之者，至今而未已也。至于伸冤抑、除强暴、免丁粮、助膏火，又太守之余惠耳，古之良有司要不过是。

棠一介寒儒，昔在城中同患难沐训诱，解围后，复邀保荐，安居乐业，得膺乡举，皆太守所成就也。兹读太守守城记前后防维之艰，始终区画之善，历历如在目，前因缀数言于卷末，以见太守之德之才，实不尽于此篇，此其嚆矢云尔。

咸丰庚申十年春正月中旬桃江门下士刘秀棠谨跋

近来宰吾邑称良吏者，自小谷武明府后率皆勤政亲民，蔚然治绩，然犹幸其处无事时也。惟我师吴钧甫太守甲寅岁甫下车，龙南土匪蠢动，明年南康之潭口土匪蜂起，又明年吉州被陷，四野烽烟，群丑蚁聚，窥我邑城。斯时也，守陴皆哭，背城难军，邻封告警则外无援兵，旷日持久则内无粮饷，几何不为吾邑危而重为太守危也。卒之盘根错节危地能安，城存与存，信不失为守吏者，太守不自以为功，息兵后轸念民依，抚绥备至，是记者知太守精忠报国，扶颠持危，有较小谷武明府诸良吏，而独为其难矣，至于长裘广厦加惠士林，尤仁政之一端而曦所身受者，今秋滥膺乡荐，晋谒时益承勗励，爰附数言之末，以志铭感之私，而实非私也。

咸丰十年岁庚申孟春月上浣桃江受业熊丙曦谨跋

#### 读吴钧甫太守信丰守城记事略后序

咸丰八年岁在戊午，六月初旬，刘养素方伯奏派统领饶防，蔡以帮办师出，同赴芝阳交战，舰于信泊河干，谒见钧甫太守，是时各军之粮台归太守总理，其兵饷出于景德镇厘局。八月闽游股匪窜镇盘踞，将十阅月，四方懋迁者裹足不前，厘金化为乌有，方伯进扎利阳镇剿贼，饷匱兵哗，聚则无养，散又不可，他人处此，必至竭蹶乏术。太守于万艰接济之中，妙手空空，以众人无米之炊筹一日不缺之用，不憚区划，顾全大局，其志良苦，其心尤苦矣。

且贼之初抵景德镇也，景德距利阳六七十里，朝发夕至，所有居民铺户十室九空，凡营中米盐蔬菜油烛均无从购取，太守委员发银两各处采买到营转卖与兵勇，在兵勇有取携之便，在客商有錙铢之获，食者快甚，贩者欣然。以故扎营于萧条危险之间，可以久留，至于每逢进仗之时，太守必有信至方伯商量，一切天时地利人和，无不妥为布置，方伯深得一臂之力，每每十策取其六七，蔡与同事陈梅孙刺史韦述庵司马相与议论其才其能，度越恒流，佩服之至。

九年己未六月，克服景德镇。此固方伯知谋仁勇而亦由太守尽心竭力，体爱军士，不使枵腹从事，遂令战无不利。盖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固与淮阴之攻城略地，同著名于三杰中也。

八月，太守告捷来省，腊月需次章门，出《信丰守城记》一编见示。蔡细读之，乃益信太守运筹决胜，以守信丰之方略施之饶防，是以临事谙练而详密耳。则是记也，可以见太守韬略之善，可以见太守经济之善，可以见太守天心感格，神灵默祐之，无往而不善，读之者莫不敬服，非仅蔡敬服而已也，不禁呵笔而叙其后。旨

己未岁嘉平月新建杜蔡谨识

#### 耆九峰先生奏疏

奏为特参取巧规避之知县并请奖守城出力之地方官以昭劝惩而饬吏治，恭摺具奏仰祈圣

鉴事。

窃查整顿吏治首在举劾认真，当此军务殷繁之际，尤须劝惩严明，庶滑吏不敢肆其口张，贤能益能感而思奋，兹查有补德安县知县某云云，又开复留江补用知县某云云，又查有署信丰县知县吴秉衡，该县城池于咸丰六年八月初一日被粤匪翟火牯等并南康、安远等县匪徒围攻，城内仅知汛兵三十名，练勇四百余名，吴秉衡昼夜督率兵勇绅民保守，九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及十一月十二、十三等日，贼匪在西、南两门开挖地道五处，用地雷轰塌城墙十余丈，均经吴秉衡竭力堵御抢护无虞。北门尚有隧道十一处，幸有经察出，由内挖通，吴秉衡屡稟乞援，经该管道府派拨赣郡招募之勇并商借南雄州练勇前往救应，均寡不敌众中途挫败退回。

十二月间，匪首翟火牯于城外鸣锣骑马而过，被吴秉衡开炮轰毙，匪党恨甚，围攻益急。城池被围百数十日，粮饷匮乏，盐菜全无，军民淡食饥饿，疾病颠连，又乏医药死亡日众，吴秉衡晓以大义，士卒居民效死固守，无一懈怠。直至本年正月，大兵攻破潭口贼巢，赣县肃清，护理吉南赣宁道汪报闰等派孙福同、潘懿、孔庆林带南雄、始兴兵勇由南雄叶坑进剿，何世彬带东岭勇由赣县长洛进剿，周庆榕带南康勇由龙廻进剿，三路节节转战，而前孙福同等亲率劲旅三百名入城，于三月十二夜四更时候派勇头顶火罐皂水渡河，焚水东贼巢，会同吴秉衡及周庆榕等兵勇内外夹击，大败贼众，统计各路先后歼毙跌毙溺毙贼匪四千余人，踏平贼营数十座，西北各乡一律肃清，县城解围，官兵共庆再生，追计被围已二百二十二日矣。

据藩臬两司详请分别参劾保举前来，奴才伏查某委署地方延不赴任，某既请终养，又赴广信候差，均逗留外郡，不即遵调回省实属取巧规避，较之吴秉衡不避艰险，力保孤城，历二百数十日死守待援，卒全疆土者，相去霄壤，自应核实举劾，使通省官员知所儆戒，知所效法。惟某某若竟罢斥，转得置身事外，恐无以杜畏趋避之渐，相应请旨将某某一并革职仍留江西充当苦差。至吴秉衡被围日久，辛苦备尝，始终严防保全巖邑，实属仅见，自应吁恳恩施以为守土者劝，署信丰事县题补安远县知县吴秉衡请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实于激励人才，整饬吏治，大有裨益。除飭将信丰县东南各乡余匪搜剿净尽并查明守城出力员弁兵勇绅民择另另行请奖外，所有举劾知县缘由谨会同兼署两江督臣赵

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七年五月十六日发摺，闰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谕：耆龄奏分别参劾奖励各员以昭惩劝一摺，署信丰县知县吴秉衡于上年八月间被匪围攻县城，该员督率绅民婴城固守至二百数十日之久，屡经危险得以保全，自应优加奖励，吴秉衡着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余着照所议办理，钦此。

### 文肃沈幼丹先生奏疏

奏为饶郡练勇乘夜雕剿出奇获胜恭摺仰祈

圣鉴事：窃据署饶州府知府吴秉衡稟称探闻伪祐王李远继率贼众四千余人分扎青田铺，即飭管带练勇候选训导李香筠令哨官虞辉南、张佑诚、王一道、洪金谟备渔船四十只于四月二十一夜戌刻由童子渡驶赴牛台山登岸，左袒为记，夜分驰赴青田铺，李香筠挥令士卒以火弹火箭焚其哨棚，守棚之贼仓皇四走，我军乘势冲入逆首馆中，该逆方环列妇女，箕踞呼号，

纵酒为乐，各勇擒而斩之，得其黄风帽黄马褂黄履，群匪惊溃，乃斫矛刺，纷纷倒地，余登山而遁，因于火光中望见我军只数百人，复驰下希图围，里哨长虞池冰、魏维新、祝达良、汪全胜、程桂芳等併力冲杀，立殪贼目十余名，贼乃败窜，穷追十余里，沿途斩馘不少。直至许田桥始行收队，我勇受伤十名，杀毙悍贼三四百名，夺获伪印十颗，伪照五张，骡二匹，马四匹，洋枪五杆，小枪二杆，旗帜四面，刀矛器械百余件。

将所斩逆酋首级提示生擒之贼均称系伪祐王李逆等情，并将其首级与供称认识之被掳难民孙桂林解送前来，经臣提讯，供亦相符，臣伏查该逆向以黄胡李三人为一党，自三月二十五日以后所贴伪示便削去，胡鼎文伪衔今据各路揭来，四月二十二以后伪示尚有祐逆伪衔，则死者是否确系李远继尚难悬断，惟提验黄风帽黄马褂黄履皆绣金盘龙，备极精致，其为巨逆无疑。该郡练勇除分防郡城外，数仅四百，能冒险乘夜雕剿歼除巨逆，甚属可嘉，除受伤勇伤局覈给养伤银两外，理合会同协办大学士两江督臣曾国藩恭摺由驿六百里驰陈

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发摺

## 诗

### 中流砥柱

幡阳山，何青青；幡阳水，何泠泠。中有巨石若口垒，云气滋育落花凝，一任洪涛飞积雪，奇僵端卓挺云屏。延陵有哲士，与石同孤峙，出守信丰城；谈笑却戎事，贼在咫尺间，绅民多去志。太守一怒呼健儿，运筹决胜危能支；身先士卒共甘苦，斩贼魁首搴贼旗。然后桃江奠磐石，不惊澎湃迴涟漪；军书旁午复多暇，米翁繁癖搜瑰奇。功成解组避贤路，移家喜傍珠湖住；萧然囊橐尚书生，惟有鬯林吐烟雾。烟雾石所生，太守坚且真，当与石同寿，落落怀古春。

钧甫先生初宰信丰，贼围城八阅月，内无粮米，外无救援，效死固守，往往枕戈卧风雪中，城赖以坚，届五十寿，历任饶州太守，郡邑无城，贼距郡仅四十里，究未敢窥伺，年余，率党他窜，时人以小范老子比先生。又尝乘胜追克雩都县城，饷皆自备，而不邀奖叙，时人又以冯公孙比先生。噫！非胸有韬略，夙抱经纶，安能大敌当前而驱若犬豕乎？鼎不才，未能磨盾军门，亲献凯奏，仅据西江人士称述，如此绘图并诗以志伟绩。

### 济川舟楫

松桧植名山，岳岳徂徕顶，秦火不能焚，流荫数百顷。霜皮黛色高参天，亭亭何止千余年，一朝大匠踪迹至，绳墨审度筹万全，为栋为梁成大厦，作舟作楫利百川，延陵太守能济胜，上游倚赖嘉其贤，当其衡门傲万族，亦似铁翰风霜坚。

噫嘻！盘根错节成利器，非常人建非常事，西江戎务苦纷纭，五马镇静民安恃，滕艘战舰吼晴雷，犬羊未许来窥伺。吾闻君家祖称铁舫公，世居云际匡庐峰，羽扇划流得迳渡，伟哉移孝以作忠，君来守饶酬祖德，至今饶上留惠泽，始知家学能绵长，归舟不愧青青色。

钧甫先生在饶州五十寿筵，一时称祝，皆珠履客，徐柳臣廉访撰联句赠云：率祖攸行，运筹决胜，使君寿考，后舞前歌，良由守城，杀贼辛苦备尝，上游倚之如长城，下民望之如生佛也，桧为楫松为舟，诚济川之胜。具以之誉先生之劲节，殆不祚云。

### 春风桃李

高悬衡鉴以作人，手操铲锤以造士，偃武脩文太守心，太守只为根本计，九百余人青子衿，洒尽多少孤寒泪，孤寒泪洒迴春风，试院才气吐长虹，桃花红嫩李花白，一时罗列门墙中，风流南部谈经席，披沙琢口由于公，尔时多士尽鼓舞，瓣香岂止曾南丰。

噫嘻！种瓜得瓜豆得豆，碧翁鉴之裕其后，太守之子太守孙，阶前玉树颖且秀，他年兰桂吐馨香，饶州忠泽多绵长，不然羽书驰骤已，烦促，谁复留意寒儒僵，元都玉井无俗艳，太守遗爱如甘棠。

钧甫先生两次履饶，车前马足，陌上莺花，同寮莫不欣羨，其优胜者，先生以实力实心，任劳任怨，专办七届并考事，前后拔擢寒畯成博学弟子员者共九百余人，每招集课艺，肩为摩踵为接矣。至于捐鹤俸，葺书院，筹诸子膏火，犹其余事也，因摘刘禹锡诗意绘图并句以志冰鉴之胜。

### 明月梅花

孤山冻云铜坑雪，云开雪霁清欲绝，冻蛟危立潇湘君，手招东海珊瑚月，月挂梅花枝清极，生明谁当之延陵，守饶识民苦鱼庭，皎洁无冤楚印床，花落讼庭问一曲，琴瑟作花主岂同。何逊住扬州，但索南檐花笑语，梅花清，明月明，太守比之诚天成，想见貂裘煮芳醪，梅花帐里坐谈兵，又想慷慨歌击楫，莫当访戴溪水行，当时戒严警风鹤，围棋却敌能不惊。至今官梅倚廉石，春风吹口琼瑶骨，饶民护惜岂无情，勿剪勿伐太守植。

钧甫先生守饶时日坐堂，皇民事无大小，许直诣几案前自白，所求因是无冤抑，上下称善，一时绅士送碑版旌盖扁额屏幛为使君颂德政祝千秋者无算，召父杜母比先生无愧色也，鄱阳周松亭先生曾写《明月梅花图》以喻其清与明，兹乃其意并系古乐府体兼为古稀上寿之祝，即请教政。

天长宣鼎瘦梅并志

### 谏文

皇清诰授朝议大夫

诰封中议大夫江西饶州府知府世伯吴公筠甫先生终于邨之邸舍，侄等闻讣惊悼，伏按其状，不禁泫然流涕，曰：呜呼，天何夺吾世伯之速耶，夫天之报施善人彰彰不爽，倘所谓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者耶。世伯惠政霑被江西，解组后，隐居高邨，以道自乐，与当世贤士大夫游，文讌往还，侄等亦时时晋谒，叨训诲，群相引重，尝曰使天下守令尽如吴公，则粤则

所至郡县不至残破，使扬州守令得如吴公，则扬州百万生灵亦不至罹杀戮之祸。斯言也，出之者有痛心，受之者无愧色，夫士当平居以抱负，自期许及遇变故，鼠伏蜗缩，如世伯之措置裕如，卒难其人。呜呼，世伯非有大过人之才，乌能为生民造福哉。

方粤贼之破武昌，下九江，踞金陵为巢穴也。势如飘风疾雨，所向无前，郡县数百里外望风解体，纳款迎降，争先恐后，且有贼骑未至之地，土匪游民败兵溃勇蠢蠢焉滋生事端，为贼先导者及夫逆锋猝指则已声势相联，一呼百诺，荼毒之惨耳不忍闻，涓涓不塞，流成江河，有固然者。扬州富饶甲天下，贼所心艳，遣兵徇扬，奸商某綦郡守某公延贼入城，祸愧噬脐，及后百计攻围，力图克复，业经残破不可收拾矣，乃旋得旋失。

咸丰丙辰，扬郡再陷，则世伯固守信丰之日也。信在江西素称瘠邑，官其地者权篆不一载，实任不二年，率与更代，官之视民与民之视官，均如传舍。当日时势孔艰，百端掣肘，邻封既无完善之区，上游亦无兼顾之力，请饷则无饷可筹，请兵则无兵可拨，鹤唳风声皆成兵革，有不思草草完事者乎。世伯受篆殊不谓然，谓城宜守，谓寇宜剿，谓民团宜办，谓练勇宜精，谓措饷宜裕，谓守具宜储，谓固民心、严守备，宜以治土匪为先。于是危坐堂皇，开诚布公，招邑之绅董与谋，曰：“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守土之责也，吾上以报国家下以全民命，在诸君亦自卫桑梓耳。且守城与陷城孰利？金曰守城利，则又曰守有三难，团练得人难，军饷持久难，筹饷以练勇急需劝捐则乐输难。”绅若董咸踊跃力任其事，则又戒之曰：“毋勒输也，毋枉民也，量力以措资，平情以办事。”因复剴切晓谕，以国仇家讐告信之民，未一月而部署定，城守屹然。

龙南信巖邑也，镇南信边鄙邑也，民气素悍，小有不逞辄械斗，且土匪弄兵，连你倡乱，世伯曰是不可不以威慑伏之。率兵亲临其地，剿抚兼施，甫就入安，则邻邑土匪已勾结粤匪大股迭扰信境，幸有备御，凭城血战，几及一载，三遇狂寇，毙贼著名渠魁，贼以死攻，誓不得城不退，盖信为赣州属邑，且逼近粤东，实赣郡咽喉锁鑰，贼得之可以四窜。幸援兵至，内外夹击，始获解围，世伯不自有其功也，居围城中艰难景况不可殫述，惟与士卒共甘苦，勉以忠义，民亦感奋，迄无畔志。夫城有以守为守者，有以战为守者，有以远剿近攻为守者，粤贼踪迹猖獗，素无定所，信之邻邑零都被陷，覬觐信城，世伯以为信民疮痍初复，势难再守，率兵出剿贼，克复零城，信得安堵，大吏知其能，调守饶州，民之攀辕借寇者，踵相接趾相错也。

既抵饶，甫下车，即拟会兵剿贼，贼闻风远遁，迺亲历城乡，循行村堡，设团练三十六处。既而兵增饷匮，府库空虚，各大吏之驻师防饶者，群仰食马，岌岌然，有脱巾譁讟之变。世伯布告各属绅民设策集款，以济公保全大局，士饱马腾水陆并进，大破景德浮梁之贼。两邑肃清，饶防亦固，则世伯济变之策，诚有不可及者，凡两守饶郡，实心实政，一如在信丰时，世伯虽处危城中，军书旁午，而以轸恤士子为急，在信兴建崇正书院，奖高才生读书其中，捐廉拨款以助膏火。在饶以兵乱故七届岁科未试，申请学使按临，宽其资格，前后所成就者九百余人，一时欢声雷动，颂太守乐育之德不衰。盖自乱离之后，得此一番鼓舞，振作吏治，文风蒸蒸日上，不可谓非两地士民之厚幸也。

呜呼！以世伯之才宜膺大官而仅至太守，以世伯之德宜享大年而仅得中寿，岂真理数之不齐而冥漠之难问与？然而窈桂荀龙蔚然济美，王愉有孙刘馥有子，他日昌昌口炽，则天之所以报世伯者，不于其身见之，将于其子孙必之也。不知世伯之讵至江西时，信之士与民其

哀痛当如何，又不知饶之士与民设位以哭，图形以祭者，其哀痛又当如何也，侄等文不足以传世伯，然所列皆实事，足备他日輶轩之采，谨臚辞以献其辞曰：

斗牛之分，蜀冈之阳，笃生吴公，为民保障；  
夙负经济，筮仕豫章，分符受事，逆焰披猖。  
民惶于室，吏走于疆，烽燧告警，呼吸存亡；  
公急决计，集众筹防，般攻翟应，卒殪贪狼。  
守信四载，路颂循良，释篆晋省，截镫留韉；  
五马典郡，为饶黄堂，军中一范，威声远扬。  
武偃文脩，仁风奉扬，士林载德，尸祝馨香；  
公名既彰，公身亦藏，扁舟归里，隐口湖旁。  
种花课子，绝意宦场，意天佑德，俾寿而康；  
讵未及耄，骑箕匆忙，呜呼公身，万民所望。

世愚侄张曾勤顿首拜撰

（注：原文为竖写繁体，以上文字、分段为笔者整理）